

乐伶俐 著

教育学视域下的 女书及其传承

湖南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7YBB212)

教育学视域下的女书及其传承

乐伶俐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9年·长沙

内 容 简 介

女书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女书传承,本身是一种教育活动,且是限于当地女性之间的一种教育活动。本书站在教育学的角度研究女书及传承,一方面开辟女书研究新视角,另一方面认真仔细地研究女书,对其进行挖掘和梳理,再现其中具有价值的、朴素的教育信息,促进女书的现代传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学视域下的女书及其传承/乐伶俐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7

ISBN 978-7-81113-656-2

I. 教... II. 乐... III. 女书—研究

IV. H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1332号

教育学视域下的女书及其传承

Jiaoyuxue Shiyuxia de Nüshu Jiqi Chuancheng

作 者:乐伶俐 著

责任编辑:王和君

特约编辑:成黎明

封面设计:视卓图文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593(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presswanghj@hnu.cn

网 址: <http://press.hnu.cn>

印 装: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6开

印张:12.5

字数:218千

版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1113-656-2/G·421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次

引 言	1
第一章 女书简介	4
第一节 女书的含义	4
第二节 女书的功能	8
第二章 女书的教育功能	12
第一节 女书与礼教、乐教、诗教	12
第二节 女书的六大教育功能	43
第三章 女书流行时期的女性教育状况	64
第一节 明朝时期的女性教育	64
第二节 清朝时期的女性教育	69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女性教育	76
第四节 女书学习与女性教育	81
第四章 女书学习的社会条件	92
第一节 女书学习与封建礼教制度	94
第二节 女书学习与当地女性的生活	96
第三节 女书学习与当地女性的活动	100
第四节 女书学习与当地的社会环境	102
第五章 女书学习与非正式教育	105
第一节 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	105
第二节 非正式教育形式的女书学习	109
第三节 女书学习的基本要素	115
第六章 女书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122
第一节 女书、文化与教育	122
第二节 女书的文化教育解读	129

第七章 女书传承的内在动因及方式·····	145
第一节 女书传承的内在动因·····	145
第二节 女书传承的方式·····	146
第八章 女书传承中的教育观点及启示·····	150
第一节 女书传承中的教育观点·····	150
第二节 女书传承的启示·····	167
第九章 现代女书学习(传承)的思考·····	173
附 录·····	180
参考文献·····	188
后 记·····	193

所谓历史，就是沉淀在种种语言体系中，就是在语言中延续着的人类生活。

——高宣扬《解释学简论》

引 言

在幽深静谧的潇江源头，清清的溪水涓涓流出，缓缓向前涌动，似乎在向人们轻轻地倾诉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在潇水源头的上方，有一个四面环水、清秀幽雅的“仙岛”，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普美村”，小村常年与外界隔绝，村民与世无争，逍遥自在。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潇水滋润着两岸的一草一木，荡涤着善良聪颖人们的胸襟，也孕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传说，其中充满着神秘色彩、独具魅力、令现代人惊叹不已的女性语言文字——女书即产生于此。女书是语言文字中的活化石，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瑰宝。

女书，张爱国认为它是“三千文化”（瑶族故地千家峒、千年古村上甘棠、千古之谜——女书，合并起来被称为湖南江永县的“三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四种古文字（甲骨文、圣书文、玛雅文、楔形文）之后的又一种古文字。早在湖南江永、道县等局部地区流行，曾在民国时期被历史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如1931年7月，《湖南各县调查笔记》记录：永明县（今江永县）花山庙“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诗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是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关于女书的最早文献记载。但尽管如此，女书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女书真正引起世人的注意则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20世纪50年代，周硕沂、李正光、潘慎对女书进行了采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上3人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真正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90年代，经宫哲兵、赵丽明、谢志民等学者的研究和努力，女书才逐渐被国内外学者及专家所知晓和接受，被称为“一个惊人的发现”、“闺中奇迹”、“南楚奇字”，被誉为一种“奇特的文字”，成为文字中的一大奇观。1986年5月，中央电视台以“奇特的女书”为题作了专

题报道,把女书称为“中国一绝”,从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研究兴趣。1990年9月20~25日,中南民族学院在武汉主持召开女书学术研讨会,1991年11月,在女书之乡——湖南省江永县举办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把女书研究推向高潮。武汉大学于1997年成立中国女书研究中心,致力于女书研究与女书保护,大力推广女书艺术和女书书法,实现女书文化的现代传承。2002年4月,女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4年,江永女书以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2006年,女书被列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002年10月18日,现代“女书”传人欧阳红艳自筹资金创办了首家私人“女书”馆——“红艳女书馆”,将自行设计开发的“女书”工艺品投放市场,受到了艺术家、收藏家的一致好评,得到社会的认同,使女书在民间得以继续发扬。

德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先后到江永参观、考察,日本还专门组建了“中国女文字及女性文化实行委员会”,向日本人民介绍女书,女书得到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普遍认同和重视。许多专家、学者从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社会学、经济学、妇女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社会心理学、书法等领域,对女书进行了多视角、深层次的研究,提出了各种颇有新意、创见的观点和看法,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20多年来,已发表女书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50多种,并且还对女书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出版了《中国女书集成》,为保存女书、研究女书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者从不同的视野研究女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从社会学角度看,有专家提出,女书是一种边缘文化和具有社会意义的特殊文化符码,或认为女书是一种绿洲文化现象,是记录劳动妇女生活的超方言文字;从语言学看,女书记录的当地土话是一种汉语小方言;从文学看,有人将女书概括为“苦情文学”,也有的专家、学者将女书作品或女书文学称为文学中的“草本植物”;从妇女学看,女书反映了当地妇女向男性社会挑战、争取平等权利的女权意识等。综观女书研究,涉及许多领域,但还很少有人从教育学方面,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女书,尽管有的女书研究学者意识到了教育与女书的关系,如女书研究专家宫哲兵在《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一文中谈到了教育,但他也只是在历史背景下来分析当地妇女学习女书的目的,而不是站在教育学的角度,运用教育学理论来研究女书。因此,本书力求突破女书研究局限,拓展女书研究范畴,从教育学的视野审视女书。

笔者认为,女书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女书本身隐含着一定的教育信息,需要把它解读出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女书。其次,女书

的学习和传承，就是一种教育活动，在这种教育活动中，有着朴素的教育思想，需要进行整理、挖掘；女书学习属于非正式教育、非正规教育的范畴，那么，当地女性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法学习和掌握女书的，值得我们反思。再次，女书学习与汉文化教育关系密切，有必要了解汉文化是如何影响这种特殊的文字学习，并通过女书文字的学习控制女性，促使当地女性社会化的完成的；最后，女书学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性别特征，属于女性教育的范畴，那么，以女书为中介的女性教育活动，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女性教育提供怎样的历史经验教训，更进一步，女书在现代社会如何找到支点，获得理想的归属，为现代女性所接受，并得以传承下去等等。笔者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思索，经过几年的努力，于是有了今天的成果。

语言不是生命体所具有的属性，而是生命体与人造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共有的东西。

——维纳（Norbert Wiewer）

第一章 女书简介

第一节 女书的含义

一、女书的内涵

湖南永州，一座美丽淳朴的湘南小城，是一个有着丰富、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古城，被人们誉为一部“百读不厌”的书。这里蕴藏着中华民族一些优秀的历史文化，它既是瑶文化、周敦颐的理学、柳文化、碑文化等的诞生地，还是中华道德文明之乡、舜文化之乡、中国制陶工业之源、世界稻作农业之源等等，尤其是在这部书中有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被公认为世界上的第五种古文字，现今世界唯一存活的女性文字，即“奇特的女书”。

女性文字，在历史上，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日本和朝鲜都曾出现过。日本在8世纪末到10世纪初，出现过一种只有女子学习和使用的文字，即平假名，关于平假名的创造者，日本学者远藤知枝认为与女性有密切的关系，但在日本国语界，人们至今以男性创造论为主，由此我们推断认为，平假名至少在日本不是由女性单独创造出来的，是男女共同创造的产物。由于“当时女子不能接触汉学。女子即使有汉学的知识，也是不敢外露的。当男子们热衷于诗文，刻苦学习掌握汉字汉语的要领时，女子们则投入和歌中，把全部心思放在假名上。”^①于是，平假名在没有机会学习汉字的宫廷贵族女性当中悄然流行，被称为“假名，女手，女文字”；而男人在公开正式场合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被叫做“真名，男手，男文字”，汉字和汉文在当时

^① 远藤知枝，黄雪贞，女书的历史与现状：解析女书中的新视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

的日本被认为是主要的、有权威的、真正的文字。平假名则是女性个人使用的、仿效性的、没有权威的文字。^①虽然,平假名在“当时被认为是次要的、私下使用的文字,且地位较低,但通过不懈地使用并使之不断完善,平假名最终得以成为日语现代的基础文字。”^②平假名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女性特征,融入到日本的现代主导文字之中,最后逐渐在女性世界中消失。

朝鲜最初也没有自己的文字,在1443年以前的朝鲜主流社会使用的、唯一的文字是汉字。“到15世纪中叶,李氏王朝第四代的世宗组织学者们创造出一种比汉字简单的文字。”“以便于人们学习和使用于日常生活中。”^③但受到不想放弃拥有汉字特权的官僚和两班的抵制、反对和排挤,他们认为这种文字(即朝鲜文字)“是女人和小孩子的俗字”,被称为是“雌文字”,因而没能成为国家的正式文字而逐渐消失。尽管朝鲜文字遭到上流社会的蔑视,但它深受民众的欢迎。据金(1974)的叙述:“在表面上消失的朝鲜文字,在官僚、两班的家属妇人小孩之间静悄悄地渗透了下去。”^④朝鲜文字由于妇女们的坚持使用而保存下来,至19世纪朝鲜的独立运动之后,它最终成为朝鲜的国语文字,它的女性特征由此丧失。

由此可见,日本的平假名和朝鲜文字不像中国江永的女性文字——女书,它们最终还是融入了主流社会,或成为国家正式文字的基础,或直接变成了国家文字,失去了作为女性文字的特征和个性特色,成为全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文字。然而,只有湖南江永的女书,一直是由当地的妇女使用,只在狭窄的范围内流传,直到20世纪还有当地妇女能够轻松自如地运用女书交流和写作,创造了女性文字的奇迹,令人叹为观止。因此,江永的女性文字——女书,闪现出女性文字的独特魅力与芬芳,呈现强大的生命力,从而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珍贵的文物。

“女书”这个概念,包含着三种含义:一是指文字,这种文字只在妇女中使用,男人哪怕是自己的丈夫、儿子也不会去认识女书(男人有自己的专

① 宫哲兵,李庆福.抢救世界文化遗产——女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45.

② 远藤知枝,黄雪贞.女书的历史与现状:解析女书中的新视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4,16.

③ 远藤知枝,黄雪贞.女书的历史与现状:解析女书中的新视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4,16.

④ 远藤知枝,黄雪贞.女书的历史与现状:解析女书中的新视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4,16.

用文字即汉字，汉字称为男字），是一种记录当地土话（即永明土话）的特殊文字，又称为“女字”；二是指用这种妇女文字创作的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韵文，还有一些三言、五言以及杂言作品；三是指写有这种文字的物件，女书物件有纸、书、巾、扇四类，分别称女纸、女书（写有女书文字的书本）、女巾、女扇。

女纸是指一种写有女书文字的纸，里面记录的内容涉及个人的生活、情感态度等，纸的形状、大小、颜色不一。女书是用女书文字作为物质载体、书写符号的书本，一般都是手写本，书本采用的纸张大都是黄草纸或薄型毛边纸，书中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一种非常精美的书，叫“三朝书”，它是由女性亲自精心设计的、作为馈赠亲朋好友出嫁礼物的书本，比较讲究外形的美观、制作的精细，是女书的“精装本”，大约 32 开本大小，厚薄不同。女巾，是写有女书的一种小块纺织品，女巾的材料有布质的、绸缎的，颜色比较多样。女扇是指写有女书的扇子。女扇有的只写女书，有的既写有女书，又画有图案，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做工讲究，是一种实用与艺术的结合的工艺品。

女书是一种从外形到内涵都属于女性的文字。她的形态似柔弱的女子，字体柔软、瘦弱、纤细、修长、婀娜，女书中隐含的内容与情感表达了女性的心思，是女子的情怀。女书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女性文字。

二、女书的发现

女书首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是在 1954 年，当时江永县文化馆的周硕沂在下乡辅导农村文化活动时，从女书高手胡慈珠手中得到一些女书作品原件，并寄给湖南省博物馆。虽然女书走进了政府机构，但并未引起人们关注，最后人们还是与女书失之交臂、擦肩而过。

早在 1957 年，李正光写过一篇介绍女书的文章并同女书原件寄给了《中国语文》杂志；潘慎在此基础上又写出了没有发表的论文《稀有文字——妇女字》；1958 年左右，到北京的一位江永妇女，讲的话北京人听不懂，写的字不认识，后来公安局的警察拿着她写有女书文字的纸，请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辨认，但周有光先生经过辨认后表示不认识，公安局的同志就拿走了。到了 1962 年，这份资料又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等民族文字专家仍旧不认识这种文字。虽然女书之前几次走进人们的视野，甚至进入国家最高权威研究机构，映入国家著名研究学者和专家的眼帘，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由此几次错失认识女书的机会。

直到1982年,周硕沂受江永县文化馆委托执笔的《江永县文物志》在湖南省文化厅印发交流时,再次提及妇女字,即文物志中所说的“蚊形字”,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1982年,中南民族学院的青年教师宫哲兵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的第3期公开发表《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女书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从此以后,女书逐渐被人们知晓和重视,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开始接触和研究女书。

1983年,女书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出现,被誉为“一个惊人的发现”。1984年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1985年6月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分别报道了女书的发现;1986年5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专题片《奇特的女书》;1986年3月和8月,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分别发布了“湖南发现女书”的新闻,并被国内外许多报刊转载,女书因而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引发了人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女书由此走出了乡间村野,走出了闺中小阁,从偏僻的小山村、从农家妇女手中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成为文化史上一颗耀眼璀璨的文化“明珠”。

三、女书的流行区域

女书流行于江永县的上江圩乡、消江乡、城关镇、黄甲岭乡、铜山岭农场等地,道县的下蒋乡、新东乡,以及江华的少部分地区。但道县和江华知晓女书的妇女,主要是从江永女书流行地区嫁过去的。女书学习主要有两个活动中心,一个是江永县允山乡的花山;另一个是道县龙眼塘村。这两个地方都有一座庙,江永的花山有一座花山庙,又称“姑婆庙”,道县的龙眼塘村有一座龙母庙,又称娘娘庙。这两座庙都有自己的庙会,各自举行庙会的时间不同。在举行庙会的时候,参与庙会的人都是清一色的妇女。她们在敬神祭祀前,会把自己的愿望用女书写在纸扇或巾帕上,带着女扇、女巾到庙前,烧香化纸,读纸读扇,读完后将女书放在神龛上,或者将女书烧掉。因而,这两处成为女书活动的两个中心,且向四周辐射,使女书在邻近乡村得以流行。

四、有关女书起源的说法

女书究竟为何人所创?是怎样创制的?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种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字?关于这些问题,江永民间有几种传说:一是上江圩的九斤姑娘,女红做得好,歌唱得好,又聪明能干,周围几十里的姑娘都想跟她结老庚,而老庚之间要通信,但大家都不识字,于是九斤姑娘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女书,用于同伴之间的交流;二是在很久以前,桐口山冲里有个叫盘巧的姑娘,从小精通唱歌、女红。18岁那年被抢到道县官府,她喊破

了嗓子,哭哑了声音,家乡姐妹都不知道。为了将消息告诉家人,她根据当时与姐妹们织花边、做鞋样的图案,每天造一个字,3年时间造出1800个字,并用这种文字写信,通过她养的一条通灵性的狗,秘密送回家乡,让亲人们知道自己的消息;三是宋朝宋哲宗时,荆田村的才女胡玉秀被选进宫中做了妃子,在宫中受到冷遇,非常寂寞、清苦,为了让亲人了解自己的忧愁,便创造了女字,给家人写信;四是上江圩一带的女子在织布绣花图案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了这种文字,便于妇女们之间的交往。当然,这些说法都只是传说,尚缺乏科学依据。女书由谁创造?创造过程和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要想揭开这些谜底,只有通过考古获得确切的证据才能解答。由于女书作品一般会随着女书主人的去世而被烧掉,这为女书研究带来了困难,但近几十年来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和抢救,一部分女书作品被保存下来,为今后女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原始的、真实可信的素材。

五、女书的性质

关于女书是一种怎样性质的文字,女书研究专家们看法各异,没有形成权威、统一之说。陈其光先生根据女书存在着一字多形、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的现象,认为女书是一种变汉表音字,是汉字的又一个分支。^①他和赵丽明、史金波等专家从女书的来源上分析,认为女书是借源文字。赵丽明女士通过观察四百多篇女书原件作品,整理出女书有1200个左右的单字,而这些单字中有80%的字是从方块汉字中改造而来,^②从而认定女书是借源文字;也有人认为,女书是“一种举世罕见的记号音节文字”。^③

女书,至今人们还未完全认识它的真面目,仍是一个有着巨大诱惑力的谜团,吸引着那些勇敢的研究者们孜孜不倦地探寻,锲而不舍地追求。

第二节 女书的功能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女书资料来看,女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信号功能

① 史金波,向滨,等.奇特的女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121,88.

② 史金波,向滨,等.奇特的女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121,88.

③ 冯骥才,白庚胜,等.闺中奇迹:中国女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江永县的妇女，过去有结拜姊妹的习俗。两位姑娘结识以后关系融洽，如果其中一位希望与另一位结成姊妹，会先用女书写一封信，送给对方。对方如愿意，就会回信一封，表示同意，并邀请她到自己家中住几天。这种用女书写的纸、扇，实际上成为结拜姊妹的信物。一旦两人成了结拜姊妹，会不定期地写信往来。如结交信：“五月到来端午节，先奉纸扇到贵家。惊动姑娘玉手接，拿起拆开你细详。那时起心同结义，只为我夫有难星。分日行文到贵府，粗字粗针不鄙人。”

回信：“我自心红自欢乐，难承姐娘真有心。接下慢讲读几道，听得心欢心自红。句句轻言本有理，合意姐娘邀结交。天仙配成咱两来，难得你身是不嫌。”信写好后，有时自己亲自送，有时请人带去，但带信的人必须是女性，不能让男性带，否则会遭到当地妇女们的责怪和嘲笑。

即使结拜姊妹出嫁了，她们仍经常携带女书纸扇彼此看望，共同读唱。或在结拜姐妹过生日、有难、去世等情况下，也会用女书书写一封信，或祝贺，或安慰，或悲悼，与结交姐妹共渡难关。如祝贺生日的女书《老同贺寿书》把恭贺之情溢于言表：“亲手做书白纸上，送到姊娘贵府上。拜过姊娘玉手接，两家欢喜好礼情。今年姊娘七十岁，我没礼情贺交生。三朝十二上交生，亲亲朋友是来啦。本是落入冬天节，几个行游到我家。来到我家住几日，细说细言解下焦。”女书《祭表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对结交姐妹去世时的痛苦心情：“提笔修书祭表妹，想起表妹泪双流。心焦心烦上床睡，忽见表妹到我楼。惊来始知是一梦，妹在阴间我在阳。”

女书在这里传递着主人的心声，透露出妇女的愿望，表达女性的喜、怒、哀、乐，起着信号的作用。女书作为一种语言文字，本身即是信息，又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女书发挥着传递信息的功能，便于当地妇女交际。

2. 娱乐功能

1949年以前的江永，保持着男耕女织的习俗。妇女裹小脚，很少下地参加农业生产。并且她们生活在阁楼里，很少与外界交往，即使是交往，也是在自己的闺房中，与同性在一起做女红，生活比较清苦、单调，精神较压抑、孤寂、沉闷。为了排解心中的苦恼，解除生活所带来的沉重压抑，驱除内心的忧愁，她们往往几个人聚在一间屋里做女红，一边劳作一边读唱女书。大家可以共同歌唱，也可以一个人唱大家听，非常热闹。

尤其是在江永有一种流传已久的风俗，就是在结婚时，要举行出嫁前的坐歌堂和婚后的贺三朝活动。坐歌堂和贺三朝就是当地女性用女书读唱的重要时机，也是女书大放异彩的时刻，还是当地女性展示才华的场所。就在读

唱、言笑之间，妇女们暂时忘记生活中的痛苦和不幸，释放心中的压力，减缓精神的紧张，女书因而起到娱乐放松的作用。此外，读唱女书也是当地妇女串门、走亲戚、回娘家时最喜爱的一种活动。

3. 记录功能

女书可以把女性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写成自传。江永县的老年妇女尤其是寡妇，在遭遇天灾人祸后，或者感觉孤独寂寞时，就找附近精通女书的高手诉苦，女书高手用女书记录追诉对象一生的苦情，并加工成作品，最后写在一块巾帕上送给对方。老人一般将女书作品随身带着，每当寂寞、烦恼时，就拿出来读一读、唱一唱或请人代读，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化解忧愁。这种女书作品成了老年妇女宣泄情感、调剂生活的一种重要工具。如《何西静自述》、《龙阳卢八女传记》、《新车女子传记》、《吴氏传记》等都是反映女性生平的传记作品，这些传记作品或是由主人公自己书写，或因自己不会写由他人代写。

女书不仅记录个人的人生经历，而且还可以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社会中的重大事件记载下来，供后人知晓。如女书《长毛过永明》叙说的是在咸丰五年的一次战争中，江永上江圩妇女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生活；《林大人禁烟》讲的是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东禁烟的故事；《中日战争纪实歌》、《解放歌》等，描述的都是社会上发生的重大军事、政治运动等。

4. 祭祀功能

每年在特定的时间内，江永的花山庙、道县的娘娘庙，都有当地妇女前去敬神祭祀。祭祀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把自己的愿望用女书写在纸上或扇上，以期望自己美好的愿望能够实现，避免天灾人祸。若妇女自己不会写，可请精通女书的妇女代写。到祭祀的那一天将女书带到庙里去读，并将女书纸、扇放在神龛上，或烧掉。

女书不仅是女性之间交流的工具，也是女性与神灵之间沟通的工具。女性把期待、向往、愿望用女书表达出来，用这种独特的文字表明自己最神圣、最美丽、最迫切的内心需求，渴望得到神灵的庇佑。如女书《保佑夫君早回转》写到：“七日之前我斋戒，五日之前我烧香。三日之前熬香水，洗净身体与衣裳。今日安然空房坐，修书奉到姑婆神。奉请姑婆来保佑，保佑夫君转回家。我夫名叫唐有义，三年以前走广西。走到广西不回转，不知身落哪一方。抛下我来空房守，又有一儿两朵花。田地工夫没人做，各样事情我独当。”祈求姑婆保佑丈夫平安归来。

由此可见，女书是当地女性祭祀、通向神灵世界不可缺少的工具，女书

是女性及女性的神灵世界所共同拥有的语言文字。

5. 教育功能

女书作为一种语言文字，它的传承（传是传递和传播，承指继承，继承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学习活动，因此，本文的传承这一概念包括了学习的含义，下文相同）本身就具有教育的特点。

从形式上看，女书不仅仅是指女书作为一种语言文字，还包括以女书为物质载体的作品（主要指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包含着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思想内容。当地妇女在掌握女书的同时，也就习得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风情人俗、礼仪方式、生活习惯、劳动技能，并在伦理道德、思想意识等方面受到影响。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般的女性不能进入学校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机会，学习女书便成为当地妇女享受教育的一种活动，开创了女性教育的新篇章。关于女书的教育功能本书将在第二章具体阐述。

除此之外，女书还用于编绣、改写汉字韵文等，有着广泛的用途。

语言是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条件，也是接受传统，实现文化适应的关键一环。

——冯增俊

第二章 女书的教育功能

第一节 女书与礼教、乐教、诗教

功能，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第 5 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在社会学中，功能一词的含义是指一种社会现象对于一个它所属的更为广大的体系来说所具有的被断定的客观结果。”^①这种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根据前面所述，我们认为：女书的教育功能指的是女书及其涉及的内容、活动、载体等对女性思想、道德、行为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使女性获得相应的知识、技能。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女人通过这些影响而成为女人，并成为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人。

女书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同时，女书作为语言文字中的一种特殊符号，本身具有强烈的教育文化功能。女书是当地女性了解、认识、融入当地社会文化传统和走进女性王国的特殊符号和标志，是当地女性实现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女书的教育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女书，这种散发着女性思想与灵光的美丽而独特的语言文字，承载着女性对生命的理解、对世界的认知、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传递着人们的观念、社会的要求、世俗的传统，或有意识地影响每一个接触女书、使用女书的女性，使之接受它的洗礼，或使女性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成为中规中矩、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人。

女书不仅是指一种语言文字，也是指用女书书写的作品，还指当地妇女

^① 鲁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611。